



希望了解更多“新视界”报道内容,欢迎关注微信公共账号“新民锦读”。

Feature 新视界

本报焦点新闻部主编 | 第 70 期 | 2014 年 11 月 2 日 星期日 责编:王文佳 视觉:戴佳嘉 编辑邮箱:xmjdb@xmwb.com.cn



■ 上航空嫂二十周年大合照

激荡岁月 不负长空 ——再溯“空嫂”20 年

本报记者 姜燕

“空嫂”首创者

1994 年 11 月 6 日,时任新民晚报编辑部主任的张攻非,拿到了一篇政法部记者宋铮写的探讨性报道,让他陷入了沉思。报道提出了一个打破陈规的做法:能否将“空姐”的招收年龄,从 25 岁提高到 35-40 岁?

“空姐”就意味着年轻、漂亮,换成眼角有皱纹的中年女性,这还叫窗口服务吗?在当时观念仍然保守的中国,即使是什么事都得风气之先的上海,改变传统的事也显得有点扎眼。

但是,“我看稿子瞬间的感觉,是宋铮提出了一个社会大问题。”张攻非回忆。问题提出的意义究竟有多大,张攻非一时没有想清楚,在晚报早间编报最为繁忙的时间,他将稿件暂时放在一边,将其其它稿件发到各版后,再回过头仔细看、凝神想。

当时,上海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中,为上海经济做出重大贡献的上海纺织业,要砸掉三分之二的纱锭,55 万纺织工人中的绝大多数面临下岗。与此同时,轻工、冶金等行业的 100 万产业工人也要应对剧变的人生。新民晚报在 11 月 6 日前后的报纸头版上,就有《万名纺织职工进入劳务市场》《全市 29 万职工分流上岗》这样的报道。

可是,习惯了在一个单位从一而终的人们,解不开“再就业”这个结;而约定俗成“招人就招年轻人”的企事业单位,也过不去这个坎。

“民航如果招聘纺织女工,就打开了再就业的禁区,对各行各业都有启示作用。它的社会意义太重大了。”张攻非一想到这一点,立即兴奋了,“推荐头版头条!”

这样重要的稿件,就该有个响亮的标题,“乘务员”三个字显然太过平淡了,抓不住读者们的眼球,也抓不住用人单位的心。原文中引用了国外的名词叫“空太”,可这不符合国内的称呼习惯。应该称呼什么呢?张攻非习惯性地点起一支烟,在办公室门外的走廊上踱

“‘空嫂’20 年了,新民晚报可不能忘了这件划时代的事儿!”晚报老报人张攻非说。在他新出版的回忆录《命运记忆》中,用整整一节记录了“空嫂”一词的由来。

无独有偶,20 年前任上海航空公司副总经理的范鸿喜,也曾在《口述上海——纺织工业大调整》一书中,撰文解开《空嫂塑造之谜》。

但彼此孤立的记忆,都未能破解“空嫂”诞生之谜。20 年来,他们都在寻找曾为此而努力的人们。

空嫂,那曾经令上海滩为之沸腾的名词,20 年后,依然是一个响亮的名字。无论是它的缔造者、幸运儿,还是旁观者,都对这段故事念念不忘,这是为什么?至今,局中人都想解开这个谜。

来踱去。

他是湖南人,但从小在北京长大,北方喜欢管这个年龄的人叫“嫂子”“大嫂”——对,他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,就叫“空嫂”!于是,《民航能不能招空嫂?》的标题,出现在当天的报纸上。

思维变革者

“原来是他。”
20 年后,当时任上海航空公司副总经理



■ 上航空嫂二十周年大合照

本期图片由上航提供

的范鸿喜才知道了“张攻非”的名字,知道了“空嫂”一词诞生的由来。

“我们又知道了一个人。”他转头对陪在身边上航人说,多年来在内心深处,他一直在寻找与“空嫂”这场变革有关的人。

范鸿喜对“空嫂”有着深厚的情结,是因为他是这一设想的推动者。张攻非首创“空嫂”,他是首倡“空嫂”。

“1994 年的 9 月、10 月,上海纺织工业局局长姜光裕和党委书记朱匡宇召集了一场‘回娘家’座谈会。”范鸿喜说。上海纺织工业历史悠久,是上海的产业支柱,也为上海各界培养、输送了大量领导干部。在那样的背景下,与会者对“回娘家”意味着什么早有心理准备。

第一位发言的是上海国棉一厂出身的劳动模范杨富珍,她当时已经任徐汇区的领导职务。她动情地说,纺织工人不容易,我不是具体管企业的,所以只能呼吁,希望大家都能帮忙想办法;

第二位是出身上海国棉二厂的全国劳动模范,时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裔式娟(兼退休职工管委主任)。她说,纺织姐妹的事就是我的事,我倒是能做一件事,凡是退休的,我都能安排好;

第三位是上汽集团的陆吉安,他说,我能做一条,所有纺织机械的维修工可以到我这

里,培训合格后上岗改装汽车;

第四位是金桥开发区的领导阮燕华,她说,我要是招人,一定通知你们,让纺织工人们去应聘;

时任上海社保局局长的姜耀中说,社保局可以拿出 1.2 亿元安排再就业的工人。

“回娘家”的每个人几乎都有主意和贡献。

“他们问,范鸿喜,你能做些什么?”范鸿喜原来是上海市第一印染厂的,从三班倒的工人做到党委书记,后来上海航空公司任职。

当时,上海航空公司规模还比较小,只有 8 架飞机。“我说,我们不能安排很多人就业,但可以从转变观念上开拓思路。”他提出,中国现在招空中乘务员的年龄是 18-22 岁,可以工作到 45 岁。而外国航空公司的乘务员中,经常可以见到中年女性,甚至“奶奶”级乘务员,服务也非常好。

“能不能在中青年纺织女工中招一批乘务员?其它企业也可以从中看到示范效应,纺织女工连‘空姐’都能做,还有什么不能做的?”

这个主意一出,大家都说好。但范鸿喜说,实践起来有难度,年龄框框的放开,要得到国家民航总局的支持,但“我一定会努力”。

(下转 A10 版)